

新
叢書52

論傳統

愛德華·希爾斯——著
傅鏗、呂樂——譯



937

港台書局

705292

論傳統

Tradition

愛德華·希爾斯一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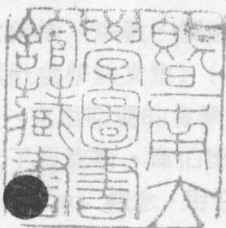
Edward Shils

傅鏗／呂樂一譯

傳統 馬和理性化

愛德華·希爾斯 (Edward Shils, 1917-) 是當代美國著名社會學家，長期執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早在一九五一年，他就與當時美國社會學界領袖人物、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馬爾科姆·帕森斯合編了(邁向一般的行動理論) (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一書，提出了著名的劃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兩種「模式類型」。

此外，希爾斯的社會學研究涉及極廣，廣泛地研究了文化、社會和社會整合的論文收入了



他的著作包括：《中心與邊緣》(Center and Periphery) 和《論克里斯多

斯》(On Christ) 等。他提出的參照領袖人物非凡

來分析傳統的文化、制度

以及已形諸人們社會行爲的氣流

他最近出版的論文集成了《知識分子與權力》(The Intellectual and Power) 和《天賦》(The Call) 等。希爾斯二十五年來，他從價值觀的角度著重研究了傳統的意義、功能、危機、更新與現代化。傳統與創造性、傳統運動以來的反



90086424

中華民國五十年出版品登記證

桂冠新知叢書52

論傳統

81003939

著者——愛德華·希爾斯

譯者——傅鏗、呂樂

責任編輯——湯皓全

發行人——賴阿勝

出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1166 號

地址——臺北市 10769 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話——3681118 · 3631407

電傳——886-2-3681119

郵撥帳號——0104579-2

印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2 年 5 月

●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ISBN957-551-557-9

定價——新臺幣3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購書專線/ (02) 367-1107

譯序： 傳統、克里斯瑪和理性化

愛德華·希爾斯 (Edward Shils, 1911~) 是當代美國著名的社會學家，長期執教於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早在一九五一年，他便與當時美國社會學界領袖人物、功能主義社會學大師塔爾科特·帕森斯，合編了《邁向一般的行動理論》(*Towards a General Theory of Action*) 一書，提出了著名的畫分傳統社會和現代社會的五種「模式變量」。以後，希爾斯的社會學研究涉及極為廣泛的領域；他研究文化傳播、宗教、價值和社會整合的論文收入了《中心與邊緣：宏觀社會學論文集》(*Center and Periphery*, 1975年) 一書，其中〈克里斯瑪的會聚和消散〉和〈論克里斯瑪〉兩文進一步延伸擴大了馬克斯·韋伯提出的做為領袖人物非凡天賦的克里斯瑪 (Charisma) 概念，用它來分析傳統的文化、制度和習俗的神聖性，以及它們對人們社會行為的規範作用。他探討知識分子及其社會作用的論文編成了《知識分子與權力》(*The Intellectual and the Power*) 一書；研究西方社會學史、社會科學和國家政策關係等的論文匯成了《社會學的天職》(*The Calling of Sociology*) 一書。

我們現在翻譯的《論傳統》一書是希爾斯教授積二十五年的潛心研究而逐漸寫成的著作，也是整個西方世界第一部全面、系統地探討傳統的力作。它從社會學角度著重探究了傳統的涵義、形成、變遷、傳統與現代化、傳統與創造性、啓蒙運動以來的反

傳統主義、社會體制、宗教、科學、文學作品中的不同傳統，以及傳統的不可或缺性等等問題。希爾斯尤其是批判了啓蒙運動以來，西方社會中把傳統與科學理性視爲對立的流行觀點，指出傳統並不完全是現代社會發展的障礙，而啓蒙學者和技術至上的科學主義者，也並沒有逃脫過去傳統的掌心。傳統是圍繞人類的不同活動領域而形成的代代相傳的行事方式，是一種對社會行爲具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時也是人類在歷史長河中的創造性想像的沈澱。因而一個社會不可能完全破除其傳統，一切從頭開始或完全代之以新的傳統，而只能在舊傳統的基礎上對其進行創造性的改造。

傳統一詞的拉丁文爲traditum，意即從過去延傳到現在的事物，這也是英語中tradition一詞最基本的涵義。從這種操作意義上來說，延傳三代以上的、被人類賦予價值和意義的事物都可以看做是傳統。它們包括物質產品，關於各種事物的觀念思想，對人物、事件、習俗和體制的認識。具體地說，傳統包括一個社會在特定時刻所繼承的建築、紀念碑、景觀、雕塑、繪畫、書籍、工具，以及保存在人們記憶和語言中的所有象徵建構（symbolic constructions）。荷馬史詩《伊利亞德》、古希臘的巴特農神廟，以及獨特的行爲模式、關於行爲模式的觀念和信仰，都是代代相傳意義上的傳統。可以看出，這種意義上的傳統概念與文化人類學家所使用的「大文化」概念是一致的，是人類創造的、賦有象徵意義的所有產品的複合整體。

不過「傳統」一詞還有一種更特殊的內涵，即指一條世代相傳的事物之變體鏈，也就是說，圍繞一個或幾個被接受和延傳的主題，而形成的不同變體的一條時間鏈。這樣，一種宗教信仰、一種哲學思想、一種藝術風格、一種社會制度，在其代代相傳的過程中既發生了種種變異，又保持了某些共同的主題，共同的淵源，相近的表現方式和出發點，從而它們的各種變體之間仍有一

條共同的鏈鎖聯結其間。這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柏拉圖主義的傳統」、「古希臘民主的傳統」、「個人主義的傳統」、「基督教的傳統」，或者「儒家思想的傳統」、「專制君主的傳統」、「文人畫的傳統」等等。傳統是一個社會的文化遺產，是人類過去所創造的種種制度、信仰、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等構成的表意象徵；它使代與代之間、一個歷史階段與另一個歷史階段之間保持了某種連續性和同一性，構成了一個社會創造與再創造自己的文化密碼，並且給人類生存帶來了秩序和意義。

希爾斯教授特別探討了**實質性傳統** (substantive tradition) 及其在近代西方社會的命運。所謂實質性傳統也即崇尚過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蘊涵傳統的制度，並把從過去繼承下來的行為模式視為有效指南的思想傾向。如對宗教和家庭的感情、對祖先和權威的敬重、對家鄉的懷戀之情等。啓蒙運動激烈地討伐了此類實質性傳統，啓蒙學者指出這些傳統未經理性和經驗科學的證實，甚至也不能由系統的觀察和邏輯所證實，它們只因爲長期存在，並歷來爲人們所信奉，所以才受到敬重，因而是科學理性的對立面，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希爾斯則認爲啓蒙學者對待實質性傳統的態度未免失之於膚淺。許多實質性傳統都是人類原始心理傾向的表露，如敬重權威和道德規範、思念過去、依戀家鄉和集體、信仰上帝、渴求家庭的溫情等等，都屬於做爲社會動物的人類原始心理需要。實質性傳統也並沒有像現代社會的預言家(如聖西門、馬克斯·韋伯)所預測的那樣迅速地消亡。希爾斯說道：「……實質性傳統還繼續存在，這倒不是因爲它們是仍未破除的習慣和迷信的外部表現，而是因爲大多數人天生就需要它們，缺少了它們便不能生存下去。」一九八九年度獲得奧斯卡最佳劇情片獎的美國影片《雨人》就表現了現代人對實質性傳統的渴望：雷曼代表因現代社會的工作秩序而失去理性的神經症患者，他兄弟理查則是現代消費社會中玩樂狂和金錢狂的縮影，他們都因爲

現代社會中的制度和思潮（工作壓力和享樂主義文化）而失去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東西：即《兩人》所象徵的人類純真感情、兄弟間的手足之情以及童年的美好回憶。因而，《兩人》即象徵著圍繞人類原始感情的部分實質性傳統。另一部同樣由霍夫曼主演的《克拉馬對克拉馬》則更明顯地反映了生活在豐裕社會中的人們對實質性傳統的渴望。

實質性傳統之所以能長期受到人們的敬重和依戀，並對人們的行為具有強大的道德規範作用，是因為這些傳統往往具有一種神聖的克里斯瑪(Charisma)特質。Charisma一詞最早出現在《新約·哥林多後書》中，原指因蒙受神恩而被賦予的天賦。十九世紀的德國法學家索姆(Sohm)用它來指基督教教會的超世俗性質。馬克斯·韋伯則全面延伸、擴大了Charisma的涵義，既用它來指具有神聖感召力的領袖人物的非凡體格特質或精神特質，如先知、巫師、立法者、軍事首領和神話英雄等的超凡本領或神授能力，也用它來指一切與日常生活或世俗生活中的事物相對立的，被認為是超自然的神聖特質，如皇家血統或貴族世系。後者是常規化的或制度化的克里斯瑪(參閱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8年，Vol.2，第1116、1121頁)。實際上我們知道，神聖的或超凡的克里斯瑪特質並不是神授的，而是被社會賦予的，是由於社會中的追隨者都相信他們的權威人物具有神授能力，所以克里斯瑪人物才會具有一呼百應的神聖感召力。

希爾斯教授則更進一步引伸了Charisma的涵義。他認為不僅僅是那些具有（或被認為具有）超凡特質的權威，及其血統能夠產生神聖的感召力，而且社會中的一系列行動模式、角色、制度、象徵符號、思想觀念和客觀物質，由於人們相信它們與「終極的」、「決定秩序的」超凡力量相關聯，同樣具有令人敬畏、使人依從的神聖克里斯瑪特質。這樣，在社會中行之有效的道德倫理、法

律、規範、制度和象徵符號等，都或多或少被注入了與超凡力量有關的克里斯瑪特質。康德說，令人們敬畏的事物莫過於頭上的星空和人間的道德規範。這是因為這些自然和社會中的秩序常會使人感到，它們彷彿來自於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顯然，傳統對人的行為之所以具有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都是由於傳統被人們賦予了神聖的或超凡的特質。事實上，圍繞著某一種傳統，一般都有一套神話和儀式，以喚起或激發信奉者的敬畏之情。對信奉者來說，某個傳統的創始人或創始事件（如耶穌、華盛頓、馬克思以及關於他們的故事）一般都帶有異乎尋常的、奇蹟般的神聖色彩。這些創始人一般都具有（或者被認為具有）異乎尋常的想像力、非凡的品格和美德，都超越於日常的或世俗的生活，當然更不用說提出驚世駭俗的思想了——所有這些都屬於超凡的克里斯瑪特質。創建某個傳統的確需要具有輝煌想像力和非凡品質的克里斯瑪人物，以及做為里程碑式紀念對象的克里斯瑪事件（如耶穌受難、獨立戰爭、《共產黨宣言》的發表）。但是無可否認，傳統的克里斯瑪特質也是由其信奉者們所賦予的，圍繞著紀念日、經典和創始人的一圈圈神聖光環已抹上了神話和禮儀的色彩。換言之，一種傳統如果失去了其克里斯瑪特質，不再被人們感到是超凡的、神聖的，或具有異乎尋常的價值意義的，那麼人們便不會為其獻身或堅決捍衛它了，同時它也逐漸失去了對人們行為的規範作用和道德感召力了。傳統的倫理規範、制度、法律和象徵符號喪失其克里斯瑪特質後，人們往往會感到無所適從、不知所措，人們的社會行為會處於一種失範（anomie）狀態，亦即失去了共同的規範和道德理想。

馬克斯·韋伯指出，克里斯瑪式人格是歷史上尤其富有創造性的革命力量。由於克里斯瑪統治下的法規來自於高度個人化的對神恩的體驗，以及神一般的英雄力量，並且為了體現先知式的精神氣質而排除了所有外在秩序，所以克里斯瑪統治以一種革命

的方式轉變了所有價值觀，破除了所有傳統的和理性的規範（參見馬克斯·韋伯：《經濟與社會》，Vol.2，第1115頁）。這就是說，不僅創建一種傳統需要非凡的克里斯瑪式的想像力（當然也需要魄力，記憶力和推理能力），而且破除一種傳統同樣離不開克里斯瑪特質，甚至需要有雙倍的克里斯瑪特質。因為破除一種傳統必須同時創建一種更適合時宜和環境的，也更富於想像力的新傳統；只有在新傳統的克里斯瑪力量壓倒了舊傳統的習慣勢力之後，舊傳統才會逐漸地退出歷史舞臺，新傳統才會贏得人們的廣泛支持，才會深入人心。否則的話，憑空是不能破除傳統的。傳統是人們既有的解決各種人類問題的文化途徑。沒有更好的、更具克里斯瑪的傳統，舊傳統就會死灰復燃。所謂「不破不立」，做為一種規律事實上應該倒過來說，即「不立不破」，因為創造傳統比破除傳統要困難得多。西方歷史上的「新教改革」和「啓蒙運動」都是用更有生命力的新傳統取代舊傳統的過程，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沒有真正破除舊傳統，就在於它並沒有創造出符合時代的、真正具有克里斯瑪特質的新傳統來。

但是，伴隨近代西方社會的科學技術、法制化和市場化而來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趨勢，則大大沖淡了古老傳統原來所具有的克里斯瑪色彩。實驗科學和理性判斷取代了迷信巫術和無知，以契約和貨幣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摧毀了牧歌式的田園生活，和鄉土社會中的家庭關係，高度組織化的、職能分化的科層制度取代了傳統社會的組織（行會、鄉村社區）。正如馬克思一百五十年前所說，「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把宗教的虔誠、騎士的熱忱、小市民的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激發，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中。」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所謂理性化可以概括為一種原則，那就是按照一種統一的中心準繩，將所有事物（尤其是信仰和行動）

都納入一個統一的、前後一貫的邏輯系統之中，以最有效的科學手段來實現人們的理想目標。這和傳統社會注重人倫關係、與生俱來的地位、鄉土感情等原則是完全相反的。直到本世紀八十年代，西方的發展社會學家或現代化研究者都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韋伯的思想，他們提出現代化的內核就是理性化，因為按照韋伯的觀點，科技化、法律化、貨幣化、世俗化和科層化都是理性化的最典型的表現。因而理性化被看成是整個現代化過程的實質和根本，而以往社會留下的種種傳統則成了理性化或現代化的死敵。希爾斯指出，當前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的一大批文人學者和政治家，都在堅持和追求一種已經自成傳統的「發展」理想（“dynamic” ideals）。「這是一些要求人們積極地、有意識地擺脫信仰和行動的實質性傳統模式的理想。它們意味著應用抽象原則的理性，以及徹底地運用經驗知識來實現這些社會中迄未達到的目標。在西方社會中，『發展』理想要求人們與傳統的觀察方式和行事方式決裂」。「達到理性化理想的那個過程的名稱本身就相當重要；人們給它起了『現代化』的名稱」。

如果這種理性化的理想完全實現了，那麼除了世俗性、科學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傳統之外，所有的實質性傳統都將被消滅。而事實上理性化僅僅是一種理想，即使在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它也並沒有完全實現。至於實質性傳統，則如前所述，雖然它們已經大大削弱了，但還是大量地存在著，而且大有復興的趨勢。

對實質性傳統構成威脅的不僅僅是科學主義世界觀和享樂主義的文化，而且還有以個人主義相標榜的個人解放運動。它力圖擺脫一切外在的權威和強制性束縛，以發揮個人的首創性和追求個人的幸福。遠的不說，這場運動從十九世紀浪漫主義的先驅算起，經過形形色色的現代主義代言人，一直發展到今天的後現代文化。個人解放的倡導者將實質性傳統看做是所有傳統的代表，看做是實現他們目標的重大障礙，並試圖破除一切傳統。個人解

放和科學主義世界觀合成了一種反傳統的傳統。但是希爾斯著重指出，「那些對傳統視而不見的人實際上正生活在傳統的掌心之中，正如同當他們自認為是真正理性的和科學的時候，並沒有逃出傳統的掌心一樣。」

正如理性化或現代化的規劃並沒有，也不可能完全消除所有實質性傳統一樣，理性化或現代化的障礙也不單單是來自於實質性傳統。實質性傳統與現代化亦不是完全對立的。理性化的理想或規劃之所以不能完全實現，部分地是因為，人們生活的目標並不是完全能由理性來建構的，或以最佳手段來實現的，換言之，人類的部分生活目標注定就是非理性的。其次，那些制訂政策或握有權力的人還存在著絕對的、不可化約的非理性因素，而且對自己所處的局面瞭解得太少，執政者所掌握的知識對於他們所必須解決的問題來說，也實在是太少了。再次，各種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的匱乏，各種社會集團利益之間的衝突，也都使現代化的規劃受到極大的牽制。最後，儘管統治者身上充滿了種種矛盾和缺陷，他們卻依然不遺餘力地將他們的個人意志全面而深透地強加在臣民身上。總之，儘管理性化規劃導致了愈來愈集中的中央權力，但它仍然不能勝任統籌安排所有理性化活動的任務。所有這些因素都不屬於實質性傳統，然而對於現代化事業來說，它們恐怕構成了比實質性傳統更為嚴重的障礙。

最後我們要提醒讀者，愛德華·希爾斯是一位與英國現代派詩人托馬斯·艾略特一樣的極端保守主義思想家，他反覆指出了進步主義世界觀，和極端個人主義（所謂個人解放主義）的缺陷和膚淺之處，卻沒有詳盡剖析實質性傳統對現代化事業的阻礙作用。

本書導論及第一至三章由呂樂譯，第四至十章及術語表由傅鏗譯；全書並由傅鏗統一校核。張志國先生和屠瑋涓女士對本書的翻譯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謹此深表謝意。

傅鏗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五日

原序

這部關於傳統的書證明我們需要傳統。如果已經有了其他關於傳統的綜合性著作，那麼本書就有可能更為完美，因為我就有了易於啓筆寫作的出發點，就能有一個標準，也能意識到遺漏和誤解。可是沒有這樣的著作。只有許多關於特定傳統的論著，有的是關於伊斯蘭神學和法律的傳統，有的是關於猶太教的傳統，以及關於羅馬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傳統。還有專門關於文學、藝術和法律傳統的著作。然而，卻沒有一本有關傳統的書去探討傳統的共同基礎和共同因素，分析傳統在人類生活中所造成的差異。

而這就是本書的宗旨。

我大約在二十五年前開始本書的寫作。這是在芝加哥大學始於一九五六年的許多研究班課程的主題。一九七四年秋季，我受設在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學的邀請去該校做紀念艾略特的系列講座。對此，我欣然接受，因為我想我能利用這一機會整理一下我關於這一龐雜主題的思考，同時表達我對艾略特的感激之情，因為，他的作品激發並且充實了我對傳統問題的思考。

自一九七四年以來，我做的這些系列報告已幾經修改。現在我將它們呈於公眾面前，接受他們的檢查和批評。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對該課題的基本方面全都做了論述，因而感到自我滿足。我相信，傳統這一主題不僅極為重要，而且不可窮盡。

世界上的人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傳統的性質，並更好地賞識其價值。我希望，此書的問世將促使富有思想的學者們對該問題進行認真的探討，澄清、修改和深化本書中的觀點。

我衷心感謝Faber & Faber出版公司的經理們，以及坎特伯雷的莫莉·瑪胡德教授及其同事們，因為他們邀請我做一九七四年紀念艾略特的系列講座，並且對我的報告表示了深切的理解。我還要感謝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和Peter House兄弟會會員，他們不厭其煩，樂於助人，為我提供了工作條件，並且給我以友誼。

但願馬克斯·韋伯和艾略特的在天之靈對我所做的對他們關於傳統問題的一些深奧思想涵義的解釋寬容待之。

愛德華·希爾斯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論傳統／愛德華·希爾斯 (Edward Shils)

著；傅鏗，呂樂譯。--初版。--臺北市：桂冠，1992 [民81]

面：公分。--(桂冠新知叢書；52)

譯自：Tradition

含索引

ISBN 957-551-557-9 (平裝)

1.文化 2.社會學

541.2

81003959

目 錄

譯序：傳統、克里斯瑪和理性化	i
原序	ix
導論	1
第一節 聲名日下的傳統	1
第二節 啓蒙運動	5
第三節 傳統的涵義	14
第四節 理性的傳統性	25
第五節 積存和沿襲	30
第六節 傳統和非傳統的交織	32
第七節 做爲指導範型的傳統	38
第一章 在過去的掌心中	41
第一節 存在於今天的歷史因素	41
第二節 傳統做爲新信仰和行爲範型的出發點以及組成要素	53
第三節 個人行爲中傳統的不同深度	57
第四節 歷史意識和歷史編纂學	67
第二章 過去事物的持久性	77
第一節 現存器物中的歷史因素	77
第二節 超越物質器物的暫存性	95
第三節 知識的獲得和沿襲過程中的歷史因素	108

第四節 宗教知識	114
第五節 科學和學術著作中的歷史因素	122
第六節 文學作品中的歷史因素	170
第三章 過去實踐慣例的持久性	199
第一節 社會中的歷史因素	199
第四章 傳統的穩定性與變遷——爲什麼現在總處在過去的 掌心之中？	239
第一節 過去的既定性	239
第二節 傳統提供的方便	247
第三節 傳統做爲合理反思的經驗之積累	248
第四節 過去，做爲依戀的對象	253
第五章 傳統爲什麼會變遷：內部因素	263
第一節 理性和修正	264
第二節 想像力	280
第三節 積極反傳統主義的誘惑力	290
第六章 傳統爲什麼會變遷：外部因素	297
第一節 通過相互融合而發生的傳統變遷：外來傳統的 壓力	297
第二節 傳統在中心與邊緣之間的傳播所產生的相互融 合	302
第三節 中心在社會內的擴張	304
第四節 中心的跨社會擴展	308
第五節 中心的擴張：抵制	313
第六節 對內部中心擴張的抵制	314
第七節 抵制外部中心	316
第八節 傳統變遷和環境變遷	318
第七章 傳統的變遷範型和傳統的穩定性	323
第一節 傳統的載體	323

第二節 一項傳統的界限：傳統的族類	324
第三節 衆傳統的交融	337
第四節 傳統的衝突	344
第五節 傳統的解體	345
第六節 傳統的滅亡	349
第八章 傳統與社會的理性化	353
第一節 理性化的理想	353
第二節 世界的理性化	358
第三節 理性化的限制	366
第九章 傳統的前景	381
第一節 理性化的前景	383
第二節 從進步主義的挫折中看傳統的前景	387
第三節 近期前景和遠期前景	392
第十章 永恆的任務	395
第一節 世界的混沌性	398
第二節 社會的時間整合	400
第三節 傳統性做爲一種內在價值	401
術語對照表	405
索引	413